資治通鑑/卷27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七十八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七十九 後唐紀八

► 卷二百八十

起閼逢敦牂二月，盡旃蒙協洽，凡一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79卷

【後唐紀八】　起閼逢敦牂二月，盡旃蒙協洽，凡一年有奇。

潞王下清泰元年（甲午，公元九三四年）

二月，癸酉，蜀主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為司空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，領節度使如故。

吳人多不欲遷都者，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：「主上西遷，公復須東行，不惟勞費甚大，且違眾心。」丙子，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，諭知誥罷遷都。先是，知誥久有傳禪之志，以吳主無失德，恐眾心不悅，欲待嗣君；宋齊丘亦以為然。一旦，知誥臨鏡鑷白髭，歎曰：「國家安而吾老矣，奈何？」周宗知其意，請如江都，微以傳禪諷吳主，且告齊丘。齊丘以宗先己，心疾之，遣使馳詣金陵，手書切諫，以為天時人事未可；知誥愕然。後數日，齊丘至，請斬宗以謝吳主，乃黜宗為池州副使。久之，節度副使李建勳、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，宜早從民望，召宗復為都押牙。知誥由是疏齊丘。

朱弘昭、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，且欲召孟漢瓊，己卯，徙成德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，代漢瓊；徙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，兼北都留守；徙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。皆

不降制書，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。

吳主詔徐知誥還府捨。甲申，金陵大火；乙酉，又火。知誥疑有變，勒兵自衛。己丑，復入府捨。

潞王既與朝廷猜阻，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。從璋性粗率樂禍，前代安重誨鎮河中，欲殺之；潞王聞其來，尤惡之，欲拒命則兵弱糧少，不知所為，謀於將佐，皆曰：「主上富於春秋，政事出於朱、馮，大王功名震主，離鎮必無全理，不可受也。」王問觀察判官滴河馬胤孫曰：「今道過京師，當何向為便？」對曰：「君命召，不俟駕。臨喪赴鎮，又何疑焉！諸人凶謀，不可從也。」眾哂之。王乃移檄鄰道，言「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，殺長立少，專制朝權，別疏骨肉，動搖藩垣，懼傾覆社稷。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，而力不能獨辦，願乞靈鄰藩以濟之。」潞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，尤欲與之相結，遣推官郝詡、押牙朱廷乂等相繼詣長安，說以利害，餌以美妓，不從則令就圖之。思同謂將吏曰：「吾受明宗大恩，今與鳳翔同反，借使事成而榮，猶為一時之叛臣，況事敗而辱，流千古之丑跡乎！」遂執詡等，以狀聞。時潞王使者多為鄰道所執，不則依阿操兩端，惟隴州防禦使相裡金傾心附之，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。金，并州人也。朝廷議討鳳翔。康義誠不欲出外，恐失軍權，請以王思同為統帥，以羽林都指揮使侯益為行營馬步軍都虞侯。益知軍情將變，辭疾不行。執政怒之，出為商州刺史。辛卯，以王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，前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副之，前絳州刺吏萇從簡為馬步都虞候，嚴衛步軍左廂指揮使尹暉、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為偏裨。暉，魏州人也。

蜀主以中門使王處回為樞密使。

丁酉，加王思同同平章事，知鳳翔行府；以護國節度使安彥威為西面行營都監。思同雖有忠義之志，而御軍無法；潞王老於行陣，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。詔遣殿直楚匡祚執亳州團練使李重吉，幽於宋州。洋王從璋行至關西，聞鳳翔拒命而還。

三月，安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、武定孫漢韶、彰義張從賓、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奏合兵討鳳翔。漢韶，李存進之子也。

乙卯，諸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攻之，克東西關城，城中死者甚眾。丙辰，復進攻城，期於必取。鳳翔城塹卑淺，守備俱乏，眾心危急，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：「吾未冠從先帝百戰，出入生死，金創滿身，以立今日之社稷；汝曹從我，目睹其事。今朝廷信任讒臣，

猜忌骨肉，我何罪而受誅乎！」因慟哭。聞者哀之。張虔釗性褊急，主攻城西南，以白刃驅士卒登城，士卒怒，大詬，反攻之，虔釗躍馬走免，楊思權因大呼曰：「大相公，吾主也。」遂帥諸軍解甲投兵，請降於潞王，自西門入，以幅紙進潞王曰：「願王克京城日，以臣為節度使，勿以為防、團。」潞王即書「思權可邠寧節度使」授之。王思同猶未之知，趣士卒登城，尹暉大呼曰：「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。」眾爭棄甲投兵而降，其聲震地。日中，亂兵悉入，外軍亦潰，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。潞王悉斂城中將吏士民之財以犒軍，至於鼎釜皆估直以給之。丁巳，王思同、藥彥稠等走至長安，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，乃趣潼關。遂雍，鄩之子也。

潞王建大將旗鼓，整眾而東，以孔目官虞城劉延朗為腹心。潞王始憂王思同等並力據長安拒守，至岐山，聞劉遂雍不內思同，甚喜，遣使慰撫之，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，軍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；比潞王到，前軍賞遍，皆不入城。庚申，潞王至長安，遂雍迎謁，率民財以充賞。

是日，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奔還，中外大駭。帝不知所為，謂康義誠等曰：「先帝棄萬國，朕外守藩方，當是之時，為嗣者在諸公所取耳，朕實無心與人爭國。既承大業，年在幼沖，國事皆委諸公。朕于兄弟間不至榛梗，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，朕何敢違！軍興之初，皆自誇大，以為寇不足平；今事至於此，何方可以轉禍？朕欲自迎潞王，以大位讓之，若不免於罪，亦所甘心。」朱弘昭、馮贇大懼，不敢對。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為己功，乃曰：「西師驚潰，蓋主將失策耳。今侍衛諸軍尚多，臣請自往扼其衝要，招集離散以圖後效，幸陛下勿為過憂！」帝遣使召石敬瑭，欲令將兵拒之。義誠固請自行，帝乃召將士慰諭，空府庫以勞之，許以平鳳翔，人更賞二百緡，府庫不足，當以宮中服玩繼之。軍士益驕，無所畏忌，負賜物，揚言於路曰：「至鳳翔更請一分。」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；匡祚榜棰重吉，責其家財。又殺尼惠明。

初，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為秦王從榮所厚，及朱弘昭為樞密使，洪實以宗史事之；從榮勒兵天津橋，洪實首為孟漢瓊擊從榮，康義誠由是恨之。辛酉，帝親至左藏，給將士金帛。義誠、洪實共論用兵利害，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，曰：「如此，彼亦未敢徑前，然後徐圖進取，可以萬全。」義誠怒曰：「洪實為此言，欲反邪！」洪實曰：「公自欲反，乃謂誰反！」其聲漸厲。帝聞，召而訊之，二人訟於帝前，帝不能辨其是非，遂斬洪實，軍士益憤怒。

壬戌，潞王至昭應，聞前軍獲王思同，王曰：「思同雖失計，然盡心所奉，亦可嘉也。」

癸亥，至靈口，前軍執思同以至，王責讓之，對曰：「思同起行間，先帝擢之，位至節將，常愧無功以報大恩。非不知附在王立得富貴，助朝廷自取禍殃，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。敗而釁鼓，固其所也。請早就死！」王為之改容，曰：「公且休矣。」王欲宥之，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。王之過長安，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及妓妾，屢言於劉延朗曰：「若留思同，慮失士心。」屬王醉，不待報，擅殺思同及其妻子。王醒，怒延朗，嗟惜者累日。

癸亥，制以康義誠為鳳翔行營都招討使，以王思同副之。甲子，潞王至華州，獲藥彥稠，囚之。乙丑，至閿鄉。朝廷前後所發諸軍，遇西軍皆迎降，無一人戰者。丙寅，康義誠引侍衛兵發洛陽，詔以侍衛馬軍指揮使安從進為京城巡檢；從進已受潞王書，潛布腹心矣。是日，潞王至靈寶，護國節度使安彥威、匡國節度使安重霸皆降，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陜城以俟康義誠。先是，捧聖五百騎戍陜西，為潞王前鋒，至城下，呼城上人曰：「禁軍十萬已奉新帝，爾輩數人奚為！徒累一城人塗地耳。」於是捧聖卒爭出迎，思立不能禁，不得已亦出迎。丁卯，潞王至陜，僚佐說王曰：「今大王將及京畿，傳聞乘輿已播遷，大王宜少留於此，先移書慰安京城士庶。」王從之，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，惟朱弘昭、馮贇兩族不赦外，自餘勿有憂疑。康義誠軍至新安，所部將士自相結，百什為群，棄甲兵，爭先詣陜降，纍纍不絕。義誠至干壕，麾下才數十人；遇潞王侯騎十餘人，義誠解所佩弓劍為信，因侯騎請降於潞王。

戊辰，閔帝聞潞王至陜，義誠軍潰，憂駭不知所為，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向，弘昭曰：「急召我，欲罪之也。」赴井死。安從進聞弘昭死，殺馮贇於第，滅其族，傳弘昭、贇首於潞王。帝欲奔魏州，召孟漢瓊使詣魏州為先置；漢瓊不應召，單騎奔陜。初，帝在藩鎮，愛信牙將慕容遷，及即位，以為控鶴指揮使；帝將北渡河，密與之謀，使帥部兵守玄武門。是夕，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，謂遷曰：朕且幸魏州，徐圖興復，汝帥有馬控鶴從我。」遷曰：「生死從大家。」乃陽為團結；帝既出，即闔門不行。己巳，馮道等入朝，及端門，聞朱、馮死，帝已北走。道及劉昫欲歸，李愚曰：「天子之出，吾輩不預謀。今太后在宮，吾輩當至中書，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，然後歸第，人臣之義也。」道曰：「主上失守社稷，人臣惟君是奉，無君而入宮城，恐非所宜。潞王已處處張榜，不若歸俟教令。」乃歸。至天宮寺，安從進遣人語之曰：「潞王倍道而來，且至矣，相公宜帥百官至谷水奉迎。」乃止於寺中，召百官。中書舍人盧導至，馮道曰：「俟舍人久矣，所急者勸進文書，宜速具草。」導曰：「潞王入朝，百官班迎可也；設有廢立，當俟太后教令，豈可遽議勸進乎？」道曰：「事當務實。」導曰：「安有天子在外，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！若潞王守節北面，以大義見責，將何辭以對！公不如帥百官詣宮

門，進名問安，取太后進止，則去就善矣。」道未及對，從進屢遣人趣之曰：「潞王至矣，太后、太妃已遣中使迎勞矣，安得百官無班！」道等即紛然而去。既而潞王未至，三相息於上陽門外，盧導過於前，道復召而語之，導對如初。李愚曰：「舍人之言是也。吾輩之罪，擢發不足數。」

康義誠至陝等罪，潞王責之曰：「先帝晏駕，立嗣在諸公；今上亮陰，政事出諸公，何為不能終始，陷吾弟至此乎？」義誠大懼，叩頭請死。王素惡其為人，未欲遽誅，且宥之。馬步都虞侯萇從簡、左龍武統軍王景戡皆為部下所執，降於潞王，東軍盡降。潞王上箋於太后取進止，遂自陝而東。

夏，四月，庚午朔，未明，閔帝至衛州東數里，遇石敬瑭；帝大喜，問以社稷大計，敬瑭曰：「聞康義誠西討，何如？陛下何為至此？」帝曰：「義誠亦叛去矣。」敬瑭俯首長歎數四，曰：「衛州刺史王弘贄，宿將習事，請與圖之。」乃往見弘贄問之，弘贄曰：「前代天子播遷多矣，然皆有將相、侍衛、府庫、法物，使群下有所瞻仰；今皆無之，獨以五十騎自隨，雖有忠義之心，將若之何？」敬瑭還，見帝於衛州驛，以弘贄之言告。弓箭庫使沙守榮、奔洪進前責敬瑭曰：「公明宗愛婿，富貴相與共之，憂患亦宜相恤。今天子播越，委計於公，冀圖興復，乃以此四者為辭，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！」守榮抽佩刀欲刺之，敬瑭親將陳暉救之，守榮與暉斗死，洪進亦自刎。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，盡殺帝左右及從騎，獨置帝而去。敬瑭遂趣洛陽。是日，太后令內諸司至干壕迎潞王，王亟遣還洛陽。

初，潞王罷河中，歸私第，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。漢瓊自謂於王有舊恩，至澠池西，見王大哭，欲有所陳，王曰：「諸事不言可知。」仍自預從臣之列，王即命斬於路隅。

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之討鳳翔也，留武定節度使孫漢韶守興元。虔釗既敗，奔歸興元，與漢韶舉兩鎮之地降於蜀；蜀主命奉鑾肅衛馬步都指揮使、昭武節度使李肇將兵五千還利州，右匡聖馬步都指揮使、寧江節度使張業將兵一萬屯大漫天以迎之。

壬申，潞王至蔣橋，百官班迎於路，傳教以未拜梓宮，未可相見。馮道等皆上箋勸進。王入謁太后、太妃，詣西宮，伏梓宮慟哭，自陳詣闕之由。馮道帥百官班見，王答拜。道等復上箋勸進，王立謂道等曰：「予之此行，事非獲已。俟皇帝歸闕，園寢禮終，當還守藩服，群公遽言及此，甚無謂也！」

癸酉，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，以潞王知軍國事，權以書詔印施行。百官詣至德宮門待罪，王命各復其位。甲戌，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；乙亥，即位於柩前。

帝之發鳳翔也，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。既至，問三司使王玫以府庫之實，對有數百萬在。既而閱實，金、帛不過三萬兩、匹；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。帝怒，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，數日，僅得數萬緡，帝謂執政曰：「軍不可不賞，人不可不恤，今將奈何？」執政請據屋為率，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，預借五月僦直，從之。

王弘贄遷閔帝於州廨，帝遣弘贄之子殿直巒往鴆之。戊寅，巒至衛州謁見，閔帝問來故，不對。弘贄數進酒，閔帝知其有毒，不飲，巒縊殺之。閔帝性仁厚，于兄弟敦睦，雖遭秦王忌疾，閔帝坦懷待之，卒免於患。及嗣位，於潞王亦無嫌，而朱弘昭、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，閔帝不能違，以致禍敗焉。孔妃尚在宮中，王巒既還，潞王使人謂之曰：「重吉輩何在？」遂殺妃，並其四子。閔帝之在衛州也，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，聞其遇害，慟哭半日，自經死。

己卯，石敬瑭入朝。

庚辰，以劉昫判三司。

辛巳，蜀在赦，改元明德。

帝之起鳳翔也，召興州刺史劉遂清，遲疑不至。聞帝入洛，乃悉集三泉、西縣、金牛、桑林戍兵以歸，自散關以南城鎮悉棄之，皆為蜀人所有。癸未，入朝，帝欲治其罪，以其能自歸，乃赦之。遂清。鄠之侄也。

甲申，蜀將張業將兵入興元、洋州。

乙酉，改元，大赦。

丁亥，以宣徽南院使郝瓊權判樞密院，前三司使王玫為宣徽北院使，鳳翔節度判官韓昭胤為左諫議大夫、充端明殿學士。

戊子，斬河陽節度使、判六軍諸衛兼侍中康義誠，滅其族。

己丑，誅藥彥稠。

庚寅，釋王景戡、萇長簡。

有司百方斂民財，僅得六萬，帝怒，下軍巡使獄，晝夜督責，囚系滿獄，貧者至自經、赴井。而軍士游市肆皆有驕色，市人聚詬之曰：「汝曹為主力戰，立功良苦，反使我輩鞭胸杖背，出財為賞，汝曹猶揚揚自得，獨不愧天地乎！」是時，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，乃至太后、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，才及二十萬緡，帝患之，李專美夜直，帝讓之曰：「卿名有才，不能為我謀此，留才安所施乎！」專美謝曰：「臣駑劣，陛下擢任過分，然軍賞不給，非臣之責也。竊思自長興之季，賞賚亟行，卒以是驕；繼以山陵及出師，帑藏遂涸。雖有無窮之財，終不能滿驕卒之心，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。夫國之存亡，不專繫於厚賞，亦在修法度，立紀綱。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，臣恐徒困百姓，存亡未可知也。今財力盡於此矣，宜據所有均給之，何必踐初言乎！」帝以為然。壬辰，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，自楊思權、尹暉等各賜二馬、一駝、錢七十緡，下至軍人錢二十緡，其在京者各十緡。軍士無厭，猶怨望，為謠言曰：「除去菩薩，扶立生鐵。」以閔帝仁弱，帝剛嚴，有悔心故也。

丙申，葬聖德和武欽孝皇帝於徽陵，廟號明宗。帝衰絰護從至陵所，宿焉。

五月，丙午，以韓昭胤為樞密使，以莊宅使劉延朗為樞密副使，權知樞密院記房暠為宣徽北院使。暠，長安人也。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鬥，事明宗為左右；然心競，素不相悅。帝即位，敬瑭不得已入朝，山陵既畢，不敢言歸。時敬瑭久病羸瘠，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為之言；而鳳翔舊將佐多勸帝留之，惟韓昭胤、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，不宜猜忌敬瑭。帝亦見其骨立，不以為虞，乃曰：「石郎不惟密親，兼自少與吾同艱難；今我為天子，非石郎尚誰托哉！」乃復以為河東節度使。

戊午，以隴州防禦使相裡金為保義節度使。

丁未，階州刺史趙澄降蜀。

戊申，以羽林軍使楊思權為靜難節度使。

己酉，張虔釗、孫漢韶舉族遷於成都。

庚戌，以司空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馮道同平章事，充匡國節度使。

以天雄節度使兼侍中范延光為樞密使。

帝之起鳳翔也，悉取天平節度使李從曮家財甲兵以供軍。將行，鳳翔之民遮馬請復以從曮鎮鳳翔，帝許之，至是，徙從曮為鳳翔節度使。

初，明宗為北面招討使，平盧節度使房知溫為副都部署，帝與別將事之，嘗被酒忿爭，拔刃相擬。及帝舉兵入洛，知溫密與行軍司李沖謀拒之，沖請先奉表以觀形勢，還，言洛中已安定，知溫懼，壬戌，入朝謝罪，帝優禮之。知溫貢獻甚厚。

吳鎮南節度使、守中書令東海康王徐知詢卒。

蜀人取成州。

六月，甲戌，以皇子左衛上將軍重美為成德節度使、同平章事，兼河南尹，判六軍諸衛事。

文州都指揮使成延龜舉州附蜀。

吳徐知誥將受禪，忌照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川王濛，遣人告濛藏匿亡命，擅造兵器；丙子，降封歷陽公，。幽於和州，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衛之。

劉昫與馮道婚姻。昫性苛察，李愚剛褊；道既出鎮，二人論議多不合，事有應改者，愚謂昫曰：「此賢親家所為，更之不亦便乎！」昫恨之，由是動成忿爭，至相詬罵，各欲非時求見，事多凝滯。帝患之，欲更命相，問所親信以朝臣聞望宜為相者，皆以尚書左丞姚顗、太常卿盧文紀、秘書監崔居儉對；論其才行，互有優劣。帝不能決，乃置其名於琉璃瓶，夜焚香祝天，且以筋挾之，首得文紀，次得顗。秋，七月，辛亥，以文紀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居儉，蕘之子也。

帝欲殺楚匡祚，韓昭胤曰：「陛下為天下父，天下之人皆陛下子，用法宜存至公，匡祚

受詔檢校重吉家財，不得不爾。今族匡祚，無益死者，恐不厭眾心。」乙卯，長流匡祚於登州。

丁巳，立沛國夫人劉氏為皇后。

回鶻入貢者多為河西雜虜所掠，詔將軍牛知柔帥禁後衛送，與邠州兵共討之。

吳徐知誥召右僕謝兼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宋齊丘還金陵，以為諸道都統判官，加司空，於事皆無所關預，齊丘屢請退居，知誥以南園給之。

護國節度使洋王從璋，歸德節度使涇王從敏，皆罷鎮居洛陽私第，帝待之甚薄；從敏在宋州預殺重吉，帝尤惡之。嘗侍宴禁中，酒酣，顧二王曰：「爾等皆何物，輒據雄藩！」二王大懼，太后叱之曰：「帝醉矣，爾曹速去！」

蜀置永平軍於雅州，以孫漢韶為節度使。復以張虔釗為山南西道節度使、同平章事；虔釗固辭不行。

蜀主得風疾逾年，至是增劇。甲子，立子東川節度使、同平章事、親衛馬步都指揮使仁贇為太子，仍監國。召司空、同平章事趙季良、武信節度使李仁罕、保寧節度使趙廷隱、樞密使王處回、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、奉鑾肅衛指揮副使侯弘實受遺詔輔政。是夕殂，秘不發喪。王處回夜啟義興門告趙季良，處回泣不已，季良正色曰：「今強將握兵，專伺時變，宜速立嗣君以絕覬覦，豈可但相泣邪！」處回收淚謝之。季良教處回見李什罕，審其詞旨然後告之。處回至仁罕第，仁罕設備而出，遂不以實告。

丙寅，宣遺制，命太子仁贇更名昶，丁卯，即皇帝位。

初，帝以王玫對左藏見財失實，故以劉昫代判三司。昫命判官高延賞鉤考窮核，皆積年逋欠之數，奸吏利其征責丐取，故存之。昫具奏其狀，且請察其可征者急督之，必無可償者悉蠲之，韓昭胤極言其便。八月，庚午，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，虛煩簿籍，鹹蠲免勿征。貧民大悅，而三司吏怨之。

辛未，以姚顗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右龍武統軍索自通，以河中之隙，心不自安，戊子，退朝過洛，自投於水而卒。帝聞之大驚，贈太尉。丙申，以前安國節度使、同平章事趙鳳為太子太保。

九月，癸卯，詔鳳翔益兵守東安鎮以備蜀。

蜀衛聖諸軍都指揮使、武信節度使李仁罕自恃宿將有功，復受顧托，求判六軍，令進奏吏宋從會以意諭樞密院，又至學士院偵草麻。蜀主不得已，甲寅，加仁罕兼中書令，判六軍事；以左匡聖都指揮使、保寧節度使趙廷隱兼侍中，為之副。

己未，雲州奏契丹入寇，北面招討使石敬瑭奏自將兵屯百井以備契丹。辛酉，敬瑭奏振武節度使楊檀擊契丹於境上，卻之。

蜀奉鑾肅衛都指揮使、昭武節度使兼侍中李肇聞蜀主即位，顧望，不時入朝，至漢州，留與親戚燕飲逾旬；冬，十月，庚午，始至成都，稱足疾，扶杖入朝見，見蜀主不拜。

戊寅，左僕射、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李愚罷守本官，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判三司劉昫罷為右僕射。三司吏聞昫罷相，皆相駕，無一人從歸第者。

蜀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與醫官使韓繼勳、豐德庫使韓保貞、茶酒庫使安思謙等皆事蜀主於籓邸，素凶李仁罕，共譖之雲仁罕有異志；蜀主令繼勳等與趙季良，趙廷隱謀，因仁罕入朝，命武士，執而殺之。癸未，下詔暴其罪，並其子繼宏及宋從會等數人皆伏誅。是日，李肇釋杖而拜。蜀渠州都押牙文景琛據城叛，果州刺史李延厚討平之，蜀主左右以李肇倨慢，請誅之；戊子，以肇為太子少傅致仕，徙邛州。

吳主加徐知誥大丞相、尚父、嗣齊王、九錫，辭不受。

雄武節度使張延朗將兵圍文州，階州刺史郭知瓊拔尖石寨。蜀李延厚將果州兵屯興州，遣先登指揮使范延暉將兵救文州，延朗解圍而歸。興州刺史馮暉自乾渠引戍兵歸鳳翔。

十一月，徐知誥召其子司徒、同平章事景通還金陵，為鎮海、寧國節度副大使、諸道副都統、判中外諸軍事；以次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、海州團練使景遷為左右軍都軍使、左僕射、參政事，留江都輔政。

十二月，己巳，以易州刺史安叔千為振武節度使，齊州防禦使尹暉為彰國節度使。叔千，沙陀人也。

壬申，石敬瑭奏契丹引去，罷兵歸。

乙亥，征雄武節度使張延朗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判三司。

辛巳，漢皇后馬氏殂。

甲申，蜀葬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於和陵，廟號高祖。乙酉，葬鄂王於徽陵城南，封才數尺；觀者悲之。

是歲秋、冬旱，民多流亡，同、華、蒲、絳尤甚。

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，皆市井無賴子弟，弘度暱之。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：「秦王，國之冢嫡，宜親端士。使之治軍已過矣，況暱群小乎！」漢主曰：「小兒教以戎事，過煩公憂。」終不戒弘度。洞潛出，見衛士掠商人金帛，商人不敢訴，漢曰：「政亂如此，安用宰相！」因謝病歸第；久之，不召，遂卒。

潞王下清泰二年（乙未，公元九三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丙申朔，閬大赦。改元永和。

二月，丙寅朔，蜀大赦。

甲戌，以樞密使、天雄節度使兼侍中范延光為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。

丁丑，夏州節度使李彝超上言疾病，以兄行軍司馬彝殷權知軍州事；彝超尋卒。

戊寅，蜀主尊母李氏為皇太后。太后，太原人，本莊宗後宮也，以賜蜀高祖。

己丑，追尊帝母魯國夫人魏氏曰宣憲皇太后。

閩主立淑妃陳氏為皇后。初，閩主兩娶劉氏，皆士族，美而無寵。陳后，本閩太祖侍婢金鳳也，陋而淫，閩主嬖之，以其族人守恩、匡勝為殿使。

三月，辛丑，以前宣武節度使兼侍中趙延壽為忠武節度使兼樞密使。

以李彝殷為定難節度使。

己酉，贈吳越王元瓘母陳氏為晉國太夫人。元瓘性孝，尊禮母黨，厚加賜與，而未嘗遷官，授以重任。

壬戌，以彰聖都指揮使安審琦領順化節度使。審琦，金全之子也。

太常丞史在德，性狂狷，上書歷詆內外文武之士，請遍加考試，黜陟能否。執政及朝士大怒，盧文紀及補闕劉濤、楊昭儉等皆請加罪。帝謂學士馬胤孫曰：「朕新臨天下，宜開言路；若朝士以言獲罪，誰敢言者！卿為朕作詔書，宣朕意。」乃下詔，略曰：「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，今濤等請黜史在德；事同言異，何其遠哉！在德情在傾輸，安可責也！」昭儉，嗣復之曾孫也。

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、知左右軍事；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之，謂覺曰：「吾少時與宋子嵩論議，好相詰難，或吾捨子嵩還家，或子嵩拂衣而起。子嵩攜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，吾常戒門者止之。吾今老矣，猶未遍達時事，況景遷年少當國，故屈吾子以誨之耳。」

夏，四月，庚午，蜀以御史中丞龍門毋昭裔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癸未，加樞密使、刑部尚書韓昭胤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辛卯。以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為刑部尚書，充樞密使。延皓，皇后之弟也。癸巳，以左領軍衛大將軍劉延朗為本衛上將軍，充宣徽北院使，兼樞密副使。

五月，丙申，契丹寇新州及振武。

庚戌，賜振武節度使楊檀名光遠。

六月，吳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柴再用卒。先是，史官王振嘗詢其戰功，再用曰：「鷹犬

微效，皆社稷之靈，再用何功之有！」竟不報。

契丹寇應州。

河東節度使、北面總管石敬瑭既還鎮，陰為自全之計。帝好咨訪外事，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、翰林學士李崧、知制誥呂琦、薛文遇、翰林天文趙延乂等更直於中興殿庭，與語或至夜分。時敬瑭二子為內使，曹太后則晉國長公主之母也。敬瑭賂太后左右，令伺帝之密謀，事無鉅細皆知之。敬瑭多於賓客前自稱贏瘠不堪為帥，冀朝廷不之忌。時契丹屢寇北邊，禁軍多在幽、并，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，朝夕相繼。甲申，詔借河東人有蓄積者菽粟。乙酉，詔鎮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，糴軍糧，率鎮冀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；又詔魏博市糴。時水旱民饑，敬瑭遣使督趣嚴急，山東之民流散，亂始兆矣。敬瑭將大軍屯忻州，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，傳詔撫諭，軍士呼萬歲者數四。敬瑭懼，幕僚河內段希堯請誅其唱首者，敬瑭命都押衙劉知遠斬挾馬都將李暉等三十六人以徇。希堯，懷州人也。帝聞之，益疑敬瑭。

壬辰，詔：「竊盜不計贓多少，並縱火強盜，並行極法。」

閩福王繼鵬私於宮人李春燕，繼鵬請之於陳后，後白閩主而賜之。

秋，七月，以樞密使劉延皓為天雄節度使。

乙巳，以武寧節度使張敬達為北面行營副總管，將兵屯代州，以分石敬瑭之權。

帝深以時事為憂，嘗從容讓盧文紀等以無所規贊。丁巳，文紀等上言：「臣等每五日起居，與兩班旅見，暫獲對揚，侍衛滿前，雖有愚慮，不敢敷陳。竊見前朝自上元以來，置延英殿，或宰相欲有奏論，天子欲有咨度，皆非時召對，旁無侍衛，故人得盡言。望復此故事，惟聽機要之臣侍側。」詔以「舊制五日起居，百僚俱退，宰相獨升，若常事自可敷奏。或事應嚴密，不以其日，或異日聽於閣門奏榜子，當盡屏侍臣，於便殿相待，何必襲延英之名也！」

吳潤州團練使徐知諤，狎暱小人，游燕廢務，作列肆於牙城西，躬自貿易。徐知誥聞之怒，召知諤左右詰責；知諤懼。或謂知誥曰：「忠武王最愛知諤，而以後事傳於公。往年知詢失守，論議至今未息。借使知諤治有能名，訓兵養民，於公何利？」知誥感悟，

待之加厚。

九月，丙申，吳大赦，改元天祚。

己酉，已宣徽南院使房暠為刑部尚書，充樞密使；宣徽北院使劉延朗為南院使，仍兼樞密副使。於是延朗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等居中用事，暠與趙延壽雖為使長，其聽用之言什不三四。暠隨勢可否，不為事先；每幽、并遣使入奏，樞密諸人環坐議之，暠多俯首而寐，比覺，引頸振衣，則使者去矣。啟奏除授，一歸延朗。諸方鎮、刺史自外入者，必先賂延朗，後議貢獻。賂厚者先，得內地；賂薄者晚，得邊陲。由是諸將帥皆怨憤，帝不能察。

蜀金州防禦使全師郁寇金州，拔水寨。城中兵才千人，都監陳知隱托它事將兵三百沿流遁去。防禦使馬全節罄私財以給軍，出奇死戰，蜀兵乃退。戊寅，詔斬知隱。

初，閩主有幸臣曰歸守明，出入臥內。閩主晚年得風疾，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，國人皆惡之，莫敢言。可殷嘗譖皇城使李倣於閩主，后族陳匡勝無禮於福王繼鵬，倣及繼鵬皆恨之。閩主疾甚，繼鵬有喜色。倣以閩主為必不起，冬，十月，己卯，使壯士數人持白梃擊李可殷，殺之，中外震驚。庚辰，閩主疾少間，陳后訴之。閩主力疾視朝，詰可殷死狀，倣懼而出，俄頃，引部兵鼓噪入宮。閩主聞變，匿於九龍帳下，亂兵刺之而出。閩主宛轉未絕，宮人不忍其苦，為絕之。倣與繼鵬殺陳后、陳守恩、陳匡勝、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；繼韜素與繼鵬相惡故也。辛巳，繼鵬稱皇太后令監國，是日，即皇帝位。更名昶。謚其父曰齊肅明孝皇帝，廟號惠宗。既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，遣使奉表於唐，大赦境內；立李春燕為賢妃。初，閩惠宗娶漢主女清遠公主，使宦者閩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，專掌國信。漢主賜以大第，稟賜甚厚，數問以閩事。延遇不對，退，謂人曰：「去閩語閩，去越語越，處人宮禁，可如是乎！」漢主聞而賢之，以為內常侍，使鉤校諸司事。延遇聞惠宗遇弒，求歸，不許，素服向其國三日哭。

荊南節度使高從誨，性明達，親禮賢士，委任梁震，以兄事之。震常謂從誨為郎君。楚王希範好奢靡，游談者共誇其盛，從誨謂僚佐曰：「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。」孫光憲對曰：「天子諸侯，禮有等差。彼乳臭子驕侈僭□，取快一時，不為遠慮，危亡無日，又足慕乎！」從誨久而悟，曰：「公言是也。」它日，謂梁震曰：「吾自念平生奉養，固已過矣。」乃捐去玩好，以經史自娛，省刑薄賦，境內以安。梁震曰：「先王待我如布衣交，以嗣王屬我。今嗣王能自立，不墜其業，吾老矣，不復事人矣。」遂固請退居。

從誨不能留，乃為之築室於士洲。震披鶴氅，自稱荊台隱士，每詣府，跨黃牛至聽事。從誨時過其家，四時賜與甚厚。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。

臣光曰：「孫光憲見微而能諫，高從誨聞善而能徙，梁震成功而能退，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，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。」

吳加中書令徐知誥尚父、太師、大丞相、大元帥，進封齊王，備殊禮，以升、潤、宣、池、歙、常、江、饒、信、海十州為齊國；知誥辭尚父、丞相，殊禮不受。

閩皇城使、判六軍諸衛李倣專制朝政，陰養死士，閩主昶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。延皓等詐親附倣，倣待之不疑。十一月，壬子，倣入朝，延皓等伏衛士數百於內殿，執斬之，梟首朝門。倣部兵千餘持白梃攻應天門，不克，焚啟聖門，奪倣首奔吳越。詔暴倣弒君及殺繼韜等罪，告諭中外。以建王繼嚴權判六軍諸衛，以六軍判官永泰葉翹為內宣徽使、參政事。翹博學質直，閩惠宗擢為福王友，昶以師傅禮待之，多所裨益，宮中謂之「國翁」。昶既嗣位，驕縱，不與翹議國事。一旦，昶方視事，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，昶召還，拜之，曰：「軍國事殷，久不接對，孤之過也。」翹頓首曰：「老臣輔導無狀，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，願乞骸骨。」昶曰：「先帝以孤屬公，政令不善，公當極言，奈何棄孤去！」厚賜金帛，慰諭令復位。昶元妃梁國夫人李氏，同平章事敏之女，昶嬖李春燕，待夫人甚薄。翹諫曰：「夫人先帝之甥，聘之以禮，奈何以新愛而棄之！」昶不說，由是疏之。未幾，復上書言事，昶批其紙尾曰：「一葉隨風落御溝。」遂放歸永泰，以壽終。

帝嘉馬全節之功，召詣闕。劉延朗求賂，全節無以與之；延朗欲除全節絳州刺史，群議沸騰。帝聞之，乙卯，以全節為橫海留後。

十二月，壬申，以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充樞密使韓昭胤同平章事，充護國節度使。

乙酉，以前匡國節度使、同平章事馮道為司空。時久無正拜三公者，朝議疑其職事；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，道聞之曰：「司空掃除，職也，吾何憚焉。」既而文紀自知不可，乃止。

閩主賜洞真先生陳守元號天師，信重之，乃至更易將相、刑罰、選舉，皆與之議；守元受賂請托，言無不從，其門如市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